

## 〈潔淨之地〉

「……擁有超強吸力，離心氣旋，讓你在空間之內享受專屬的寧靜、清潔。獨家優惠專線請撥打……」

我啪地關掉電視的叨叨絮絮，專心地讓吸塵器在地板上滑行。手中這柄無線吸塵器，是丈夫送的周年禮物，吸塵器大廠最新型的款式，要價不斐，號稱吸力超強。高速運轉的時候，馬達聲音微弱。在公寓裡面保持安靜不打擾別人，就是最高尚的道德。我喜歡丈夫送的禮物，雖然收到禮物的時候，我仍打趣他：你的心意就是叫我更認真地打掃嗎？丈夫用他一貫認真的眼神看著我，說他只是希望我打掃得輕鬆一點罷了。

打掃對我來說，從來不是輕鬆的事。

因為房間裡充滿我熱愛的書籍。長大有經濟能力之後，肆無忌憚地買書，書房裡到處都可以看到堆在地上，一落又一落的書。我喜歡對書本觸手可及，也滿足於這樣的充實空間，我不斷想著自己手上還有什麼，而哪些又是我還沒有的。每月追逐新書訊，到書店裡摸摸新上架的商品，是我生活裏的確幸。

然而放縱自己耽溺於幸福，往往會招來惡果。小公寓馬上被物慾所攻陷。書房地板堆了許多書，形成一個個路障，明明是一個完整空間，卻被切割出許多動線。其他的雜物更不用說了，屋子裡除了書之外，還有和丈夫兩個人一起買的CD、衣物飾品、到各地旅遊所留下的紀念品。日漸囤積的雜物，開始引不起我的興趣，我只好去買更多、更新的商品，然而我就像被麻痺了一樣，感覺不到快樂。

在一個偶然的機會，朋友向我談起極簡主義。極簡主義在物質上嚴格控制，不允許過多的雜物干擾自己的生活，這樣的論點非常鼓舞我雜亂的心緒。我開始瘋狂且熱情地清除自己的物品。

書籍大量消失後，房間裡許多積灰的角落都因此現形。那些灰塵積出許多方形畸角，我用吸塵器一吸，屯積的、荒怠的時間就這樣被吸乾淨。地面露出它光滑的磁磚，桌面露出它原木的美麗，而空曠的櫃子也彷彿鬆了一大口氣。

我坐在空蕩蕩的地板上，覺得如釋重負。房間向我展示它空曠，那些空閒的位子讓人充滿想像。如同一幢剛蓋好的新屋，最美的原因在於它讓人無限想像，想像自己若是居住在那裏面，會有多美好，要用什麼東西來填塞生活？

獲得潔淨空間的我，開始畏懼堆放。我怕買到的可愛小玩意，在時光流動中褪色，變成一文不值的垃圾。我怕買的速度永遠跟不上看的速度的書，憂慮自己只是想藉著購買來證明自己，又或者是藉此幻想，我可以成為怎樣的人。

我恐懼對某些東西動心，因為我不能確定自己是不是擁有堅定的喜好。我一邊抵抗著自己尚未根除的物慾，一邊煩憂覺得房間整理得不夠徹底、乾淨。我在空曠的房間裡戰戰兢兢。

母親被我清空的房間嚇了一跳。她和努力極簡的我是截然不同的典型。

母親酷愛收藏各種東西。凡舉孩子們穿過的舊衣服、小時候玩的玩具、已無人翻閱的童書……都好端端的收在櫃子裡。我以為這是她捨不得孩子長大的心態，她嘴裡總叨念著，要把這些我小時候曾用過的，留給我未來的孩子。但我發現她的囤積癖，不僅展現在親情這部分：家裡有數十雙嶄新未拆的筷子、用一輩子也用不完的棉花棒、缺角的小碗、成堆的毛巾、一桌過期的化妝品……。

回家看母親，就像隨便在尋寶。東西層層疊疊，累積著回憶的舊物，像某種沉積地形一樣，慢慢壘成老家的形狀。母親往往邊喝茶，邊挖出舊照片給我看，我若是不記得了，她就在旁邊指點記憶。

我最近丟東西丟慣了，回到家裡不適應她的擁擠。小時候覺得有安全感的書牆，如今看來只覺得閱讀空間狹仄。地毯適合給小小孩子撒潑打滾，但長年不清理，則成了塵蟎的安樂窩。我望著母親趁特價買下的洗髮乳，怕是三千丈的頭髮也要洗三年才用得完。那買一送一的拖鞋，則令人徒增傷感，可以跟她穿情侶鞋的父親，早已去世好幾年。

我努力遊說母親加入極簡的陣營。「你看看，爸留下來的領帶、襯衫如果還沒拆封的，你就送人啦。」「可以送的我都送了，還要你來講？」媽媽眼睛斜乜著，臉上的表情赤裸裸顯示她對我的鄙視。她覺得我丟東西丟到瘋魔了。

「若不是我會留東西，你之前衣服壞了，怎麼剛好有顏色接近的鈕扣可以補？」母親得意她的未雨綢繆，但補衣服其實是十年前的往事。她不甘心又說道：「我留的都是可以用的東西。鞋子穿壞了有備用，塑膠袋要裝東西、裝垃圾都很方便。你這樣一直丟，最後還不是要買回來！」她明明是在強辯，這句話依舊打擊我，我也害怕自己只是一廂情願地丟棄，營造出來的不過是種乾淨的假象。

母親最後放出打倒我的大絕招，她說：「你這樣好像強迫症，也是一種病。」對，我想我是病的。沒有東西的時候對著型錄和網站流口水，擁有物品的時候，又對別人那樣維持清爽的空間充滿羨慕。不管有沒有，我都不快樂。吸塵器從我心門外轟隆隆吸過去，門內卻依然塵埃飄揚，陰暗潮濕。

母親以為老一輩人想法都是一致的。她為了要讓她的母親訓我一頓，特意拉著我一起回鄉下看外婆。我們還沒入家門，就在三合院的埕前瞄到外婆的身影。她拉著一張小凳，坐在門邊，邊聽咿咿呀呀的收音機，邊紮弄著半支掃把。她聽到聲音抬頭，見是我們，便笑了起來，招呼我們坐。

外婆進廚房忙，媽媽瞪了我一眼，說我怎麼這麼好命？說著她就自覺地進去廚房幫忙，不一會我就聽到砧板剝剝，和她倆小小的聊天聲。

女人在一起，話是聊不盡的。如果是母女在一起，那可以說的話，就更天南地北，滔滔不絕。但某些時候，即便親如母女，也有些話是不能說出口的。譬如我不確定自己，那種喜歡買東西，買了又丟的焦慮心情，到底是耳濡目染，承襲自母親酷愛囤積的性子？還是藉著丟東西，潛意識裡表現出對她的反動？

我撿起外婆擱在地上，編了一半的掃帚起來看。這掃帚原料取自院後自家種的貴黍。外婆屋後還有一點地，隨意種點植栽，像是地瓜和玉米，這種好養的作物不用提，自然是有的。她還另外種了點貴黍。

鄉下人普遍熱愛多用途作物，貴黍就是這種好東西，種子可以給雞吃，穗和莖桿留著曬乾，可以編掃帚。外婆看別人編掃帚，自己摸索了幾回，竟也被手巧的她掌握訣竅，會編掃帚的人都知道，每家的掃帚上面都有各家不同的編法痕跡。

外婆的掃帚編得緊而密實，最特別是她會用細細的牛筋繩，幫貴黍的鬚穗分股編織，三小撮各自成形，剩下的綁成一大束，最後統整成一個掃帚。乍看之下不過是一柄復古掃帚，定睛細視則可以看到外婆的慧心巧手。外婆的掃帚不販售，只送親戚朋友使用，媽媽囤積了好幾把外婆的掃帚，遇到交情極好的朋友，就送人一支，「純手工的喔！」我曾聽過她這樣向人誇耀。但是她又不整理房間，拿那麼多掃帚有什麼用？我心裡對母親很是鄙夷，

「來，呷！」外婆把水果拿來，用盤子交換我手中的掃帚，母親不知道進去翻什麼，後屋發出乒乒砰砰的聲音。「你媽去找她小時候留的東西。」外婆似乎看穿我的想法，說著，把手中的掃帚穗攏一攏，低頭繼續編。「沒關係，節儉好啊，東西還可以用就好好用。就像這個貴黍，編一編還是很好用的。」外婆果然具有看穿我的能力，努力替她女兒開脫。

我環視屋內，雖然外婆說要節儉，東西還可以用就留著用，但外婆家裡和母親的住處截然不同。母親那是堆積，像我之前慾望發作那樣，是用物質建立起的洞穴，穴中遍地阻礙，錯綜複雜。母親心心念念舊物，對這些東西一往情深，不致於被物所吞噬，而我卻不同，我沒有她那樣堅定的熱愛，往往被外相所迷，役於死物。

外婆的屋子和我們的都不同。鄉下的老屋大都通透，後門打開，風能貫通吹過。水泥地走久了，竟也走出光滑潔亮的痕跡。外婆愛隨手整理，用她拿手編的貴黍帚在地上掃呀掃。櫥櫃和家具上面，用貴黍做的小擲子，輕輕一擲，灰塵就在門前射進來的光束裡旋轉。塵埃在空中旋轉，美如星河宇宙，我心念一動，覺得它們只要不落地，就一切都好。但這終究是徒勞的妄想。外婆說過，東西用了

就是會變舊，髒汙每天都會有。那怎麼辦？掃乾淨就好。

「你東西擺得齊整，要用什麼都知道在哪裡，順手最重要。每個人想的不一樣啊。你不用跟你媽一樣。」外婆大概聽聞了母親對她說的抱怨。「你也不用跟她不一樣。每個人屋內都不一樣啊，弄個自己喜歡的就好。客人只是偶爾來，自己住卻是要久久長長的。」外婆邊說，邊舉起手中剛編好的掃帚，在空中虛虛地筆劃了一下，要我試掃看看。

貴黍掃帚拿在手裡沉甸甸的，我試著在地上撥掃幾下，地上本就沒有垃圾，試掃也看不出功效，但手感是極好的，這點無庸置疑。想起外婆拒絕我要送她掃地機器人的提議，她覺得老家地面不平整，掃地機器人不好用。就算真的能用，在鄉下每天吸灰塵，很快就會壞了，不如她用掃帚掃一掃就好。母親也拒絕我的掃地機器人，在那個堆滿東西的房裡，機器人就算再怎麼通透機伶也要四處碰壁。

結果只有我一人用掃地機器人和吸塵器。但就算這樣人力、機械都一起上場清潔了，我的焦慮感仍在。那種恍恍不安的感覺到底從何而來，我看著手中的掃把知道了。

外婆家裡通風，落塵被她每天掃淨，寬大的地面適宜用闊面的貴黍掃帚，畚到鐵畚斗裡面。孩子大了外出居住，她便一個人住得儉省，少數物件如我母親的舊物，不忍丟棄之外，她也沒有什麼多餘的物慾。吃在田裡與菜市，小小的飯菜，吃剩了又是屋後木瓜樹的肥料。屋舊而儉，卻不怎麼貧乏。

母親滿屋琳瑯擁擠，但她高居物品堆上。父親過世後，母親自由支配她自己的時間、空間，一如握有沃土千里的國主，難怪任我怎麼批評她也不在乎。

而我買了又賣，囤了又丟，傷感物與我之間的關連，卻忘記我身處空間之內，最應該考慮的是空間與我的關係，而不是用物來填充生活。

物聚物散，沾染塵埃都是必然，外婆說髒了掃掃就好，這是她生活了幾十年的領悟，機鋒都藏在她的貴黍掃帚裡面。編織的時候鬆弛有度，貴黍穗不貪多也不偷斤減兩，用她白日裡漫漫的時間緩緩地編，編好的掃帚就拿來掃她心愛的家，或送給親近的人，掃除這件事，越是平凡越有細節和風味。

我在收納與極簡主義裡走一遭，最終還是走向這裡，把一切不屬於生活的內容剔除得乾淨利落，把生活簡化成最基本的形式，清潔這件事只剩下簡單，就像那把貴黍掃帚。